

Z·O·J

肖 水 >> 著

恋心半岛

一场青春过后，我们还是走散了……
Lovers' PENINSULA



上海人民出版社

恋恋半马

乙·口·丁 肖水»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恋恋半岛/肖水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ISBN 7-208-06043-6

I. 恋... II. 肖...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7110 号

责任编辑 赵蔚华

封面设计 画儿+晴天

版式设计 俞 旻

封面摄影 夏 冰

恋 恋 半 岛

肖 水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75 插页 5 字数 161,000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6043-6/I·268

定价 17.00 元

1980 肖水 SHUI

现为复旦大学法学院外国法制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2005年4月，获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颁发的首届“未名诗歌奖”。

▲2005年12月，获《上海文学》文学新人大赛一等奖。

▲各种作品见于《诗刊》、《星星》、《诗歌月刊》、《中国诗人》、《山西文学》、《新京报》、《中国校园文学》等报刊杂志。

▲已出版十人诗歌合集《刻在墙上的乌衣巷》，即将出版个人诗集《半岛书》。



头发柔软，脸庞坚硬，眼神像水一样的少年。

研习法律，却总被误以为所学为中文。

喜欢旅行，不知疲倦，永远在路上，已经用脚步丈量了半个中国。

日益长大，日益善良和倔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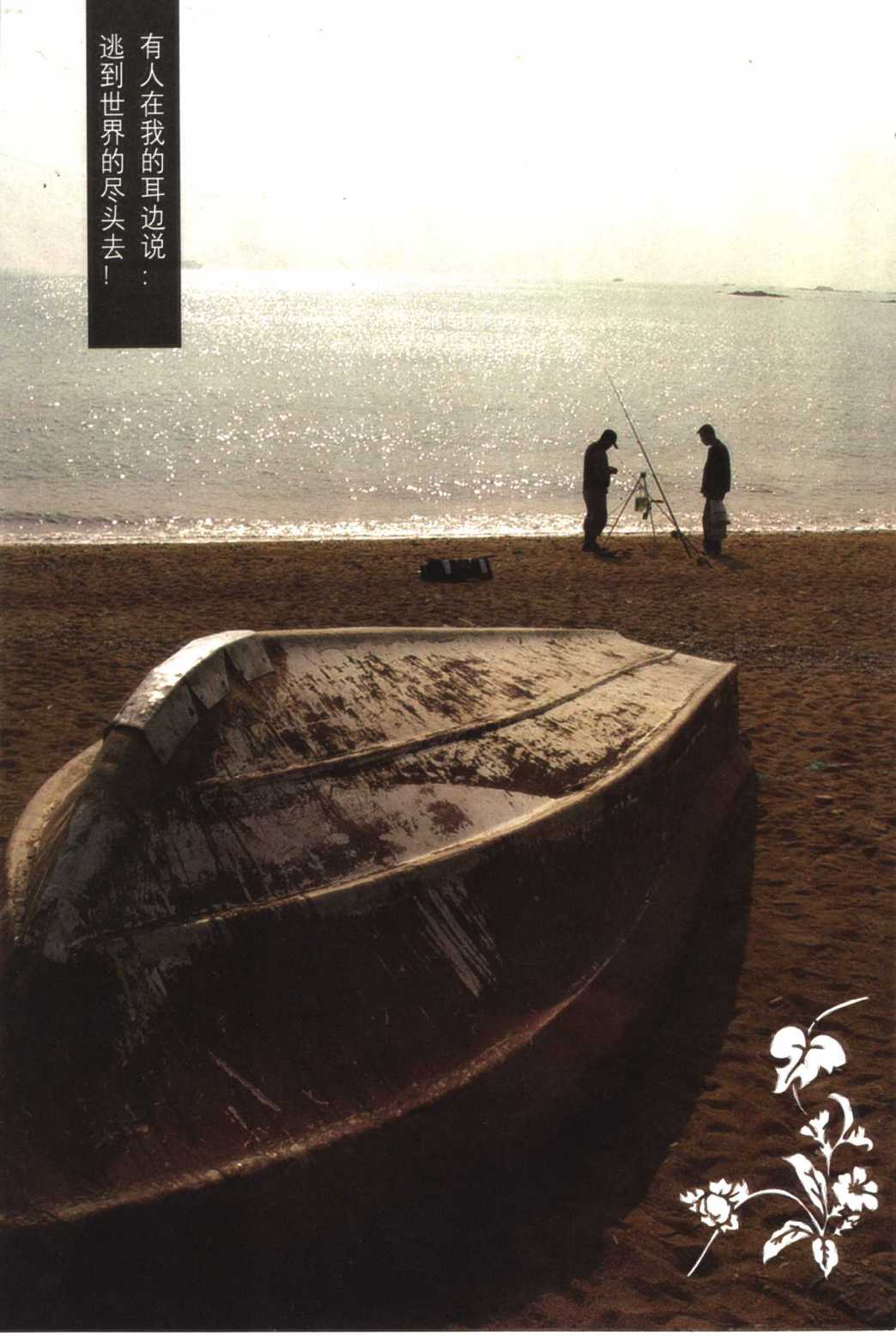
现在上海，但并没有与城市一同冷漠，希望永不丢掉那些朋友，
那些爱情，那些真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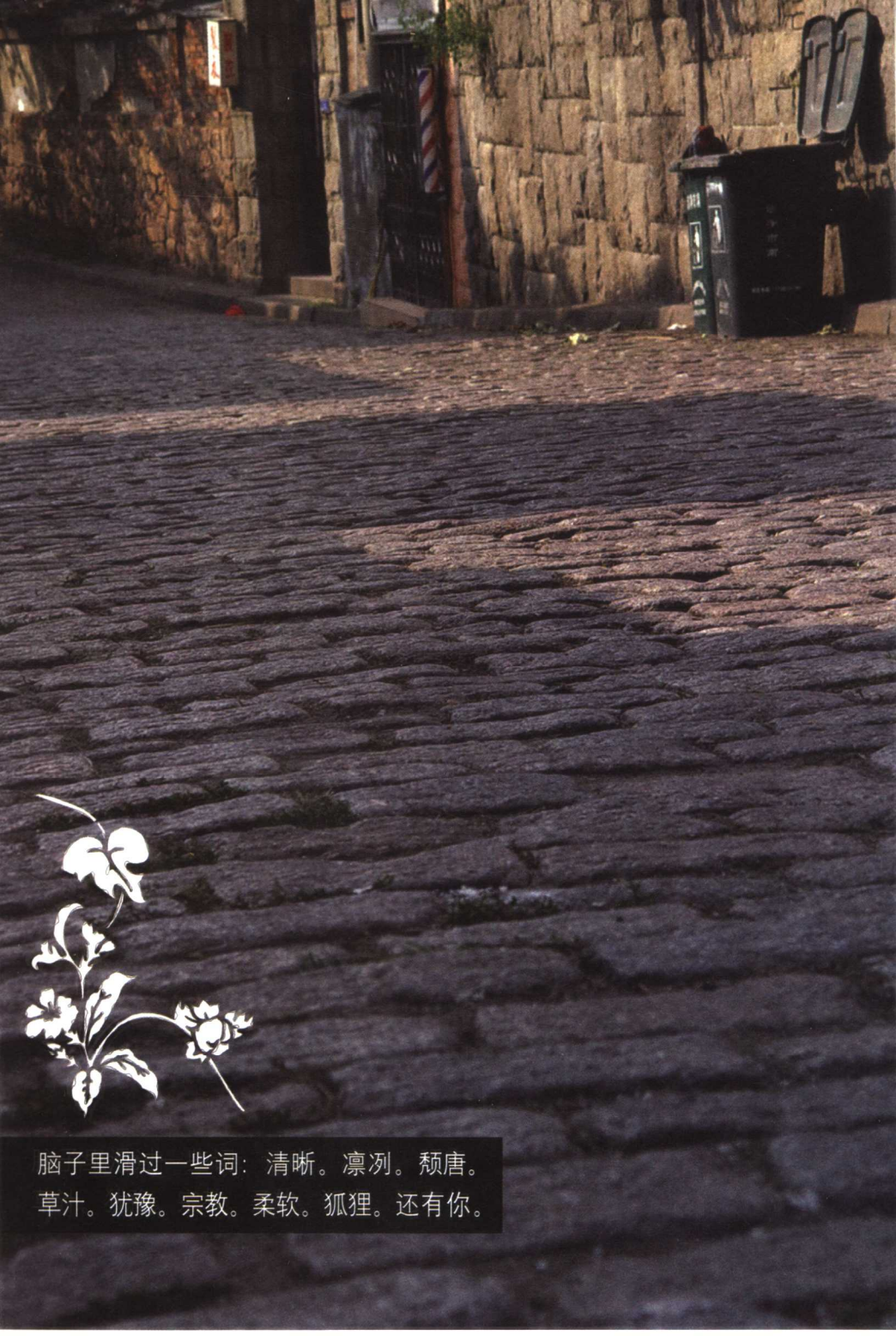
半岛书 <http://amsterdam.yculblog.com>

Z·O·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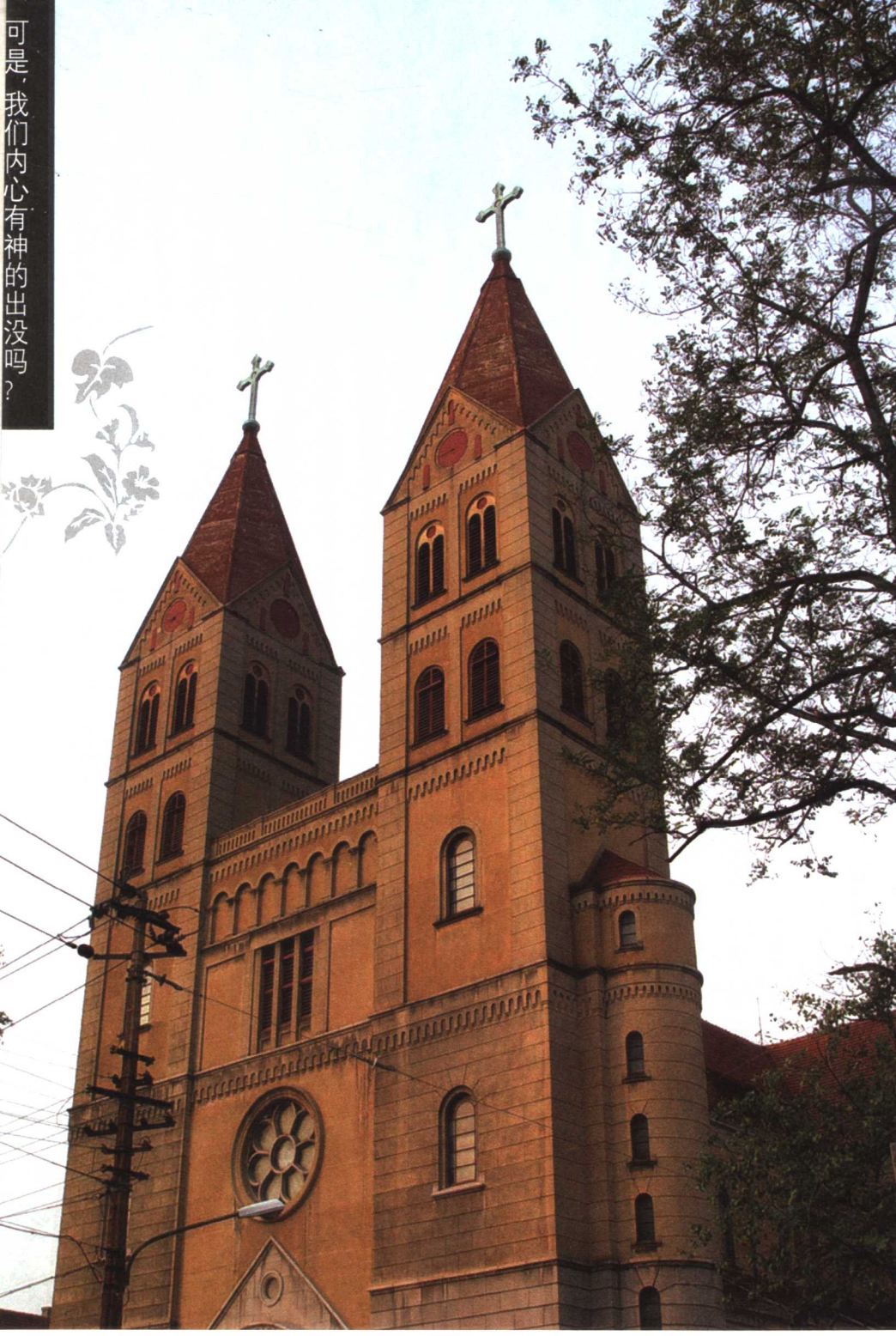
有人在我的耳边说：
逃到世界的尽头去！





脑子里滑过一些词：清晰。凛冽。颓唐。
草汁。犹豫。宗教。柔软。狐狸。还有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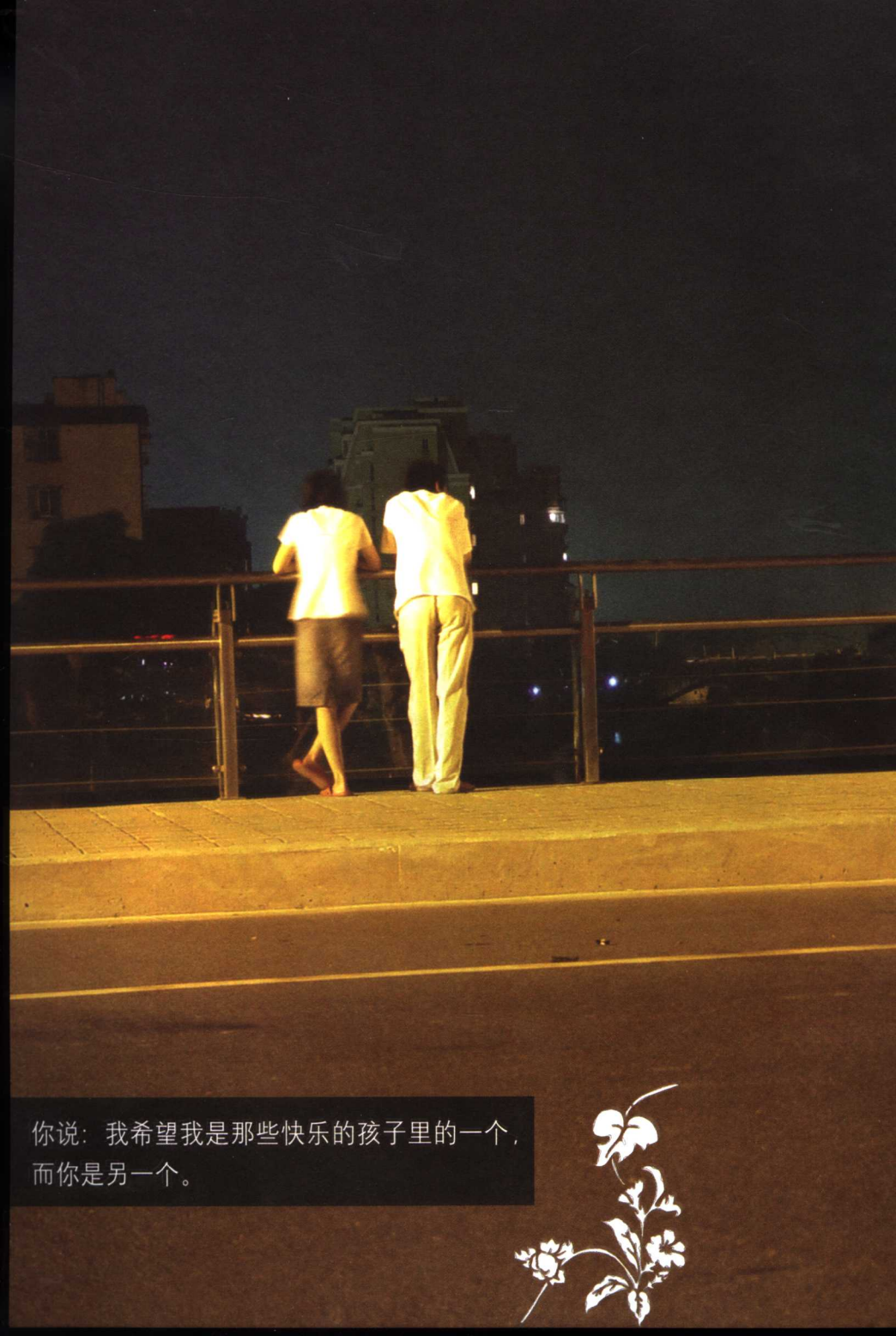
可是，我们内心有神的出没吗？





世界越空荡，关于你的记忆
就越汹涌地扑面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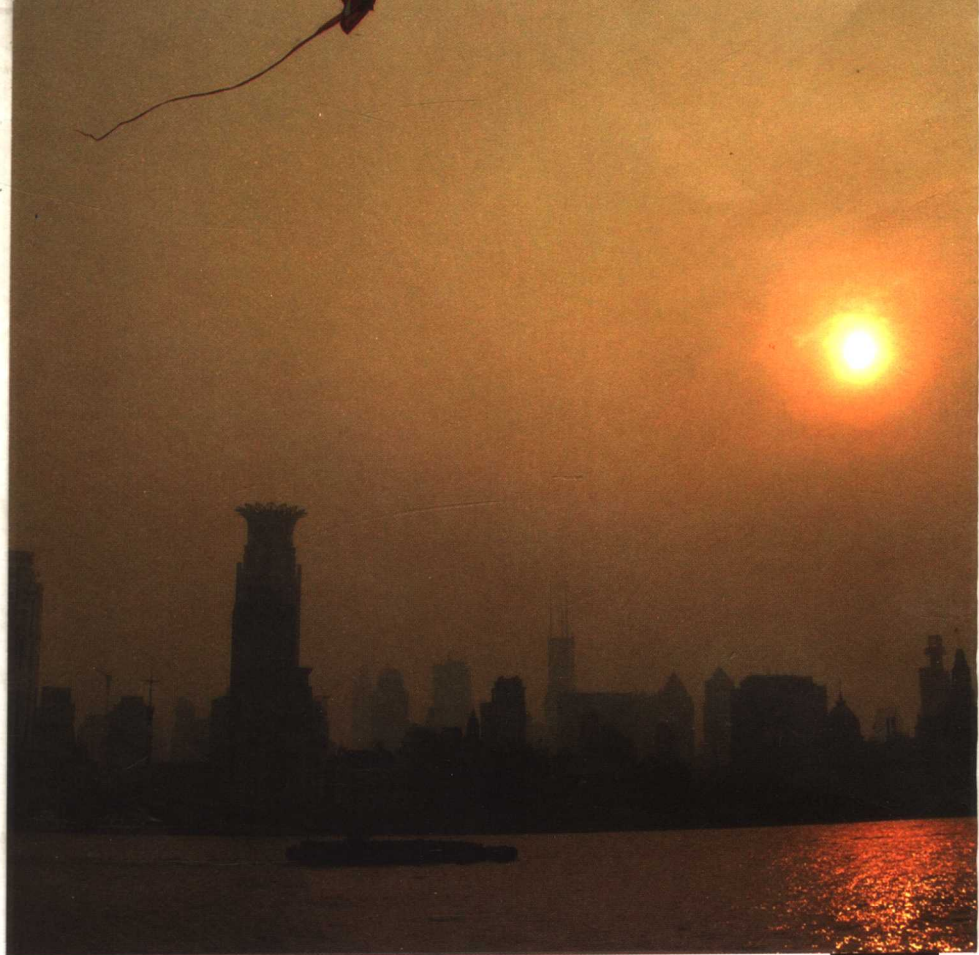


你说：我希望我是那些快乐的孩子里的一个，
而你是另一个。





在我连自己都找不到的时候，却有个人一直在寻找我……我知道，这便是一种幸福。



我们不会彼此遗忘
我们只会彼此消失

。 ！



再次见到了小妖。居然是在朋友的葬礼前夜。

有的朋友是每天见面，有的朋友是素未谋面。我和小妖是见过，然后不见，然后再在悲壮的沉默中遇见。

她脖子上依然挂着上次我们分开时，岛送给她的项链。现在我们要和岛说再见，她的眼神憔悴飘忽，谁都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我们之间隔着太多的人，太多的风，太多悲痛的神色，也隔着太多难以言尽的仇恨，让我禁不住要逃遁。像绚烂的烟火一样在天空高高扬起，然后散落。

没有预告，没有前奏，突然爆发，仿佛一种错觉，或者一种宿命。它的高潮，就是它的尾声，短暂，却也精彩，像由一个年轻生命构成的宏大寓言，让我想起了正走在天堂路途上的岛。

蜡烛从手中滑落，就像烟火的灰烬。

拾起蜡烛、也扯起一两根青草，抬头的一刹那，远远地，四目相对——我看到了她脸上流淌的泪水，像密布的河道一样铺开。

我和小妖。

在记忆里尽情张开温暖的怀抱……如今我和她面对面，可我们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却已离我们而去。白色的烛光，朦胧成一片昏黄，支离人影颠簸其上，犹如一艘毫无依靠的汪洋之舟。

那双曾经熟悉的缀着两颗樱桃的鞋子，笼着绿色的麻质长裤，

已经停在了我的面前。默然不语，风却突然很劲，火光呼呼闪，呼啸着奋不顾身地要跳到黑暗之中去。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岛生病的事!? 为什么!?

小妖的声音像一只蜂鸟，在凛冽的空气里，迅疾而尖利。心已微微发痛。

如果你不愿看到我，你可以发个短信，你可以发封电子邮件，你可以叫别人转告，你可以在广播台里喊啊——风雨似乎在她的身体里肆虐，小妖的声音和双手都颤抖起来。

我……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泪大颗大颗地掉了出来，啪啪啪，拍打着裤子和青草。

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我和岛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

我抬起头。小妖双手插在裤兜里，泪水像爬上藤蔓的露珠，沿着被风吹乱的长发，倾泻下来。她就那样直挺挺地站着，而她的哭声，像忽然挣脱了束缚的野马，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亮，最后竟然像喇叭一样不顾一切地呜咽起来。

我无法再装作若无其事了，无法再掩饰内心的汹涌了——扔掉蜡烛，我把小妖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蜡烛在草丛里倾斜，兀自燃烧，喷涌的泪水已经模糊了它的光亮。在心与心的纠缠和颤抖中，我发现，我和小妖是在天的尽头抱头痛哭：夕阳散尽，天地无光，只剩下哭泣这种惟一的声，能让我们互相感到人间的温暖和往事的温情。

故事讲述的是我们的宿命还是一些简单的忧伤？

我偶尔会想起这些事。

我也偶尔会告诉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可归因于我们的年少。

一切，都与爱情无关，或者有关。

蓝色，黑色。虚无或者透明，在生命中闪现。

远处的烟火照亮了我们白皙的脸庞，也照亮了欢乐尽头的路途。



飞机。在云层的上方。某年某月某日。体温零下五度的哲学少年。

我一直很迷恋在飞机上一边吃果冻一边喝果汁的感觉。很小的时候坐飞机的记忆都是在这样快乐的味蕾上慢慢恢复的。如果机舱外不断移动的背景在广阔的平原和浓重沉郁的森林画面间切换，而且耳朵里总灌满我喜欢的音乐的话，我真希望这架飞机就不停地飞下去，我的一生都愿意就这样简单地耗干净。

我向空姐要果汁。举起我的杯子。

还有吗？那种绿色的。

空姐的笑，总是一如既往的迷人，又一如既往的虚假。

有的，先生，你要热的，还是加冰的？

随便……给我来加冰的吧。再给我一个杯子。谢谢。

果汁很浓稠，也很冰凉，淡淡的香味慢慢弥漫。

我把半杯果汁递给岛。他昏昏欲睡，只是微微抬起头，斜着眼睛看着我。

你相信时间是有温度的吗？

在那杯果汁像潮水一样退去，露出像岩礁一样的杯底的时候，岛问我。

他的声音很低，甚至是微弱。但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确定我听得很清楚，就像在闹市的喧嚣里不经意问了自己一个奇怪的问题。

微笑或者沉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在认识他两年后的那个下午，即便空调制造的小气候让人感觉浑身舒爽，即便我们背着心爱的书籍和电脑一起去一个遥远的地方旅行，即便在一所简单的公寓里我们已经一起度过了两百零一天，我仍然认为他是个神气而奇怪的家伙。这个喜欢庄子和佛经的家伙的问题往往带着一些宿命的色彩，让我不敢轻易打开一扇门去与高深莫测的神灵对话。我真怕一段话题的展开，就会有陌生的灵魂来到我身边，附在我身体里面，让我重上十公斤。我暗暗告诉自己，我绝不能成为胖子。

零下五度，或者十五度。

为什么？

有时候，人的感情需要在那个温度下才能保鲜。

那为什么是“有时候”？

因为人活着需要理性，也需要激情。激情是高温的。时间会让你渐渐觉得寒冷。

多年后，回忆过往，我常常被记忆拉回到了这样的场景：天空中漂浮着一架灰色的飞机。两个倦怠而美丽的少年。一场真实性没有佐证的谈话。

这像是古希腊学园里两个早慧的哲学少年的谈话，其中一个他的名字注定叫“柏拉图”，而另一个若干年后人们会把他称为“亚里士多德”。

暗地偷笑。侧过头去看他，他坚硬而苍白的脸上浮动着一丝淡淡的笑容。

过了一会，他把脸朝向飞机银色的大翅膀。我们不再说话。整个机舱里忽然变得沉寂，时间和空间忽然被冻结，人们闭着眼睛安然地睡觉，或者维持着同一个姿势看报纸，但我听见了气流晃动报纸哗哗的声音，有点像峡谷里不安的水流。

秋天。飞机像一只寒冷的鸟，飞在灰色云层的上空。

海边的旅馆。2003年10月20日。晴。事件：关于寒虫。

从飞机上能俯瞰到大海。云层的下面，淡蓝的颜色，占据了整